

昌國餘腥

明·傅國

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项目

昌国觥

明·傅国撰著

傅绍业 程士贵主持整理

济南出版社

昌国榘

明·傅国撰著 傅绍业 程士贵主持整理

责任编辑:赵钟云

封面设计:侯文英

济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济南信息工程学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印张:8.125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50 千字

印数 1—2300 册

ISBN 7—80629—041—9/K·5

定价:11.50 元

(如有倒页、缺页、白页直接与印刷厂调换)

序

县政协的同志来信要我给即将付印的《昌国觥觥》作序。开始有些懵懂，因不知书有何论，作序繁难。如未识其人，焉能呼名？之后，我专程回县议计此事，并带回了《昌国觥觥》手抄本。洋洋十万言，用尽业余时间，一旦读完，顿觉豁亮。原来是一部明朝末年的《临朐县志》，真是稀世珍品。《昌国觥觥》是明末进士傅国所撰修。他为什么不明确叫《临朐县志》，而叫《昌国觥觥》？外有原因，内有用意。明朝末年朝廷明文规定，不准私人修志。傅国是当朝的忠臣义子，他不愿违抗朝廷，又想把自己满腔的热情转向热爱家乡的山水民情。当时正值明朝将亡，清朝要立的时期。傅国便把自己一颗爱国爱家乡的赤诚之心，倾注于考察全县的山山水水和风土人情，采集了大量资料，研究了历代遗迹，写成了符合体例的《临朐县志》。他为了遵守“不准私人修志”的规定，便以《昌国觥觥》为名。昌国就是临朐。傅国在书中指出：晋“西安、盩阳、昌国皆今临朐”。又说：“《魏书》注：西安有逢山，”（隋开皇六年改昌国为逢山）。“觥觥”，本意是船，是春秋时期吴王的座船，后被楚

国俘获。傅国当时看到明朝将亡，清朝要立，故用舳舻这个典故作为家乡“县志”之名，这是巧妙的借意。这样就可免遭朝廷查封；同时也是他对明朝将亡的怀念。时过 300 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才得看到这部内容丰富，采集广博，考证详实，符合方志体例的“县志”，这实在是天大的喜事！幸事！我们应当一体向苦心修志以济后的傅国进士表示敬谢!!!

“志者，志也。”县志是记载全县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等等的地方史书，在记载这方方面面时，作者的心态志向也渗透其中。这一点，当读完《昌国舳舻》后，方可心领神会。

《昌国舳舻》的作者，傅国，卧龙镇猫林沟村人，少慧，家贫，善学，7 岁作赋，33 岁中进士。始任河南通许县令，为官清廉，秉公断案，群众称他是“傅青天”。由于善政，一时境内泰然，升户部郎中（相当于现在中央部的司局级干部），兼总督辽东新旧粮饷。

傅国辞官回里后隐居读书、著述。他博学广闻，著作甚丰。主要的有《四书中注》、《毛诗中注》、《周易中注》、《书经补注》、《韵总》、《历代史驳》、《昌国舳舻》等十余种各若干卷。从内容看，傅国写《昌国舳舻》是下了功夫，费了脑筋的，主要特点是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立场明确，观点鲜明，事之是非，人之功过，都有他自己的看法。细细读来，颇有启迪。从“建制沿革”中，可以使现在全县 90 万人民，知道临朐文明古老，尧舜、炎帝都涉足朐境。秦始皇也曾立石于朐界，以为秦东门。累代沿革，为骈邑，为朱虚，

为臧马,为临原,为临众,为昌国,为西安,为武陵,为郃城,为逢山,为盘阳,为穆陵。每个名称出于何代何因,都有考辨。由此可见傅国写史编志的认真态度。也可看到傅老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科学精神。因此,在300多年后的今天,全县父老能够看到明朝末年的山川风情,实为难得。如春秋时期称骈邑,为朱虚,“黄帝封泰山,即朱虚泰山,今沂山也。”后汉“朱虚,在今临朐城东南,今庙山。”“周赧王三十一年丁丑,燕昭王封乐毅为昌国君。”“《魏书》注:西安有昌国。”“开皇六年改为逢山,又置盘阳县,大业初复改为临朐。”“汉武帝时,临朐官吏称侯。”“宋政和三年加封沂山东安公为东安王。”当时的社会名人如状元马愉、赵秉忠及迟侍郎、冯氏家族等都有记述。傅国的诗词水平很高,因此,他以晋陶潜,唐杜甫,宋苏轼,配己为四友。特构四友亭,啸咏其中。对冶源烟霭,沂山瀑布,穆陵雄关,石门风景等名胜均有诗作。现在读来栩栩如生,天衣无缝。

《昌国觥觥》宝贵之处在于记实。如在《利病》中,详尽而真实地列举了危害临朐人民的八大弊病,且有事例说明,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貌,可见傅国进士以同情人民之心如实地记录了明朝末年临朐人民的那段血泪史,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他留给后代的一份宝贵财富。鉴于当时的条件,《昌国觥觥》未得正式出版,只有手抄本流传下来。现在看到的抄本,是傅国的五代族孙傅宁所抄,后又在清光绪二年春李召人和纂(傅)道兴录本,得以保留至今。现在县政协组织正式出版,让昌国这只觥觥在历史的海洋

里游历了 300 多年后的今天，才得以同全县 90 万人民见面，是天大的好事！应当郑重其事，举臂称觞。

方志乃一地之百科全书。傅氏一人编修，实属不易。今日出版，使蒙尘之珠得现光华，濒失之著，使之裨益后人，又属保全文献，并以古鉴今。傅国爱乡修志，意在垂教后人，值此出书之际，倍思海外同胞，籍外乡亲，若能共览此乘，怎不情切桑梓？故土丕兴，定会有“今美于昨，明胜于今”之思。融爱乡于国，戮力同心，继往开来，励精图治，造福家乡，兴我中华。

须知，《昌国觚觚》成书，时过已近 400 年，时代的原因，书中瑕瑜互见也是难免，但总体上说是瑕不掩瑜，故推重荐之。

马连礼

1995 年 9 月于济南

编辑说明

一、《昌国觚觶》为明末临朐人傅国撰著，未及付梓，清兵抵鲁，傅氏自焚，其书系以手抄形式流传下来。现存的抄本是其五世孙傅宁于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季冬嘉平后五日）据传抄本整理，光绪二年（1876年）春傅道兴再录本。傅宁跋称：“既迫于时，又杂录于馆徒之手，故多所贻落。亦有彼时目为无关典要妄加节录者，今即欲辑其全，而不可得矣。”故今存者实为残本。为便于了解全貌，除依现本制作《目录》外，并将原书《昌国觚觶目录》照录，以资对照存缺。

二、整理中除按现行标点符号加以标点外，将繁体字全部改为简体字，古体字、异体字改用现代汉语规范用字。原文中有明显缺字或错别字，分别用〔 〕（ ）加以补正，即缺字用〔 〕补之，错别字用（ ）号注明应用的字。抄本中显系多馀之字，则用〈 〉表示。版式基本依照原抄本，个别不一致者予以统一；避讳的抬头与空格均免。

三、原书中注释性的文字仍用小号字照录，不加说明性文字和符号。属于编者加的注释性文字，则用小号字外加（ ）号，以示区别。

四、抄本中有不少眉注、脚注、旁注（不知何人所加），对理解原著有积极意义，故均移于整理本正文的适当处；正文内无法插入者，则集中于段末。凡属此类注文，均冠以“眉注：”“脚注：”或“旁注：”用楷体字，便于与原注释性文字识别。

五、书中引文甚多,但未加注明。有些未与原著核对,不一致者屡见不鲜,为尊重作者,多不予变动。

六、本书为手抄本,抄写中使用不少古体字、异体字,还有一些抄者个人的习惯用字(或当时流行字),用字极不规范,有些字很难查到规范写法,其意也可能理解错误。编校中虽尽力查对,仍难免有误。由于整理者及编者水平所限,其他不妥之处也在所难免,恳请有识者指正。同时,敬请有此书者,能予提供补正的版(抄)本,以使此书更臻完善。

编 者

1995年12月29日

目 录

序	马连礼 1
编辑说明	1
前言	孔繁信 1
昌国餘糧目录	12

卷之一

建置沿革表	13
封建	18

卷之二

星 野	21
山 川	22
山	22
洞	22
水	31
泉	37
井	38
石 硯	38
疆 域	39
形 胜	39
城 池	39
附说	42

卷之三

户 口	46
田 赋	46

卷之四

官 署	48
庠 序	49
社 学	53
书 院	53
关 梁	53
庙 祠	55

卷之五

官职表	62
选举表	68
荐 举	79
武 功	80
勋 封	80
恩 荫	81

卷之六

宦 迹	82
人 物	85
隐逸	85
道学	86
文苑	87
事功	89
经学	90
廉节	90
儒行	92
孝义	92

烈妇	93
侨寓	94
补遗	95

卷之七

陵墓	97
古迹	98
碑刻	101
石表	102
艺文	102
风俗	103
利病	105

卷之八

祥异	111
遗事	116
外传	125

卷之九

王言	127
辞	128
赋	130
诗	163

卷之十

表	189
疏	190
书	209
杂文	211
记	214
引	223

卷十一

志 传.....	226
录《昌国鲙脍》序.....	244
后记.....	245

前 言

《昌国觥觥》原书十二卷，为明末户部郎中傅国所作。

傅国(1581? ~1644)字鼎卿，号丹水，晚号云黄山人。自称“云黄氏”；亦称“云黄南史氏”。出身于“读书”之家。其高祖父讳逵，务农为业，长厚好施，为乡里人称道。曾祖讳增，以“选贡”为“赵州学正”，累官巨野，因刘六、齐彦文之乱，归居乡里，德高望重。祖父应兆，字廷聘，号南溪，嘉靖间中贡士，任陕西平凉府训导。因韩襄王侵占庙学隙地之事，他“欲率诸生伏阙以争”，后韩襄王竟唆使“巡按御史某凶鸷酷暴，罗织多及士子”，应兆因不满于官方的陷害，怒而弃官归里。过萧关，写《后归去来辞》，以示对当时黑暗政治和地方官吏的不满和蔑视，以抒发出世的自由之情，家居三十餘载，著书立说，卒谥清毅先生。父汝祚，字子延，号檻亭，是位憨厚诚实的读书人。为人刚正不阿，对朝政黑暗不满，切齿于严嵩的横暴，不愿入世做官。其兄世望曾劝其拜求自己的岳翁(迟凤翔，兵部侍郎，世望之岳父)乞官入仕，他辞谢不往，其轻蔑仕途如此；为专心求知读书，把同产家业推予兄弟，独居仰天、李召诸寺，其轻财立志之心又如此。其父同官之周监，督学山东，本想借机提携他，可是他远避不出。后因屡试不第，随绝迹城市，结庐三一山，以教授自给。穷困到一日一餐，足不入城闾，专心治学，著书立说。卒，邑士民谥贞介先生。傅国便出生在三代清白的读书之家。他的曾祖和祖父，虽没做高官，但都是洁白贞操之人，父亲虽为穷儒，但对子女管教甚严。傅国幼慧，在父亲的严教下，幼显才华，7岁作《霜林赋》，名噪乡里；

弱冠领乡荐而不出，治学有祖、父之风，言行效法古人。（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公元1597年）乡试中亚魁，未即参加会试，逗留家乡山水间，随“构四友亭”，以陶渊明、杜子美、苏东坡为楷模，读书啸傲其间，淡于仕进，中间十六七载不出。直到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才会试礼部，中进士，授河南通许县令。以治狱奇才，为汴人悦服，竟被呼为“傅青天”。因“疑狱多下通许，旁县民负枉不得理，辄走通许自诉，国一讯即引服”，“课最，屡表河南第一”。傅国不仅治狱廉明，而且同情百姓疾苦，极力抑制豪强，制止贪官污吏侵夺百姓，以法惩治诸藩对黎民的剥夺。他的《参周藩疏》，便是对“周行诸宗”“伪约兼吞”，“假债骗诈”，“开淫店以诱善良”，“开赌场以帮富厚”，“诬以打抢，诬以捐欠，挟逼而致贫其身”种种罪恶的揭露，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明廷藩封的弊端；另在《备陈民病疏》诸作中，更加深刻地暴露了四海之民疾苦嗷嗷，在死亡线上疲命挣扎的社会现实。

大约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他由通许县令，直迁户部主事，后升户部郎中。万历四十七年（1619），他以“户部云南、山东、北直清吏司郎中事主事”督饷辽东。今存《辞衔疏》一通。他在辽东督饷期间，曾节约饷款120餘万两。他对在国危兵乱中，借机贪吞军饷的贪官污吏，大胆上疏惩治。他的《万历四十八年四月×日会两院参广宁同知马绍芳疏》便是这一时期所奏。疏中备陈了马绍芳大肆贪污军饷，造成军心民心的混乱，贻误战机，酿成兵败，力求严惩马贼。由于傅国办事严格认真，也招来一些无赖狂徒的陷害，反污傅国贪污军饷，经朝廷派官核查，并无其事。天启元年（1621）七月，“从经略熊廷弼之请，傅国仍驻广宁，以督辽阳新饷”。《明史·熊廷弼传》中说：“郎中傅国无罪，请复官任事”，此为傅国再度出关督饷。据《明皇从信录》载：到天启二年（1622），辽东巡抚王化贞奏乞发军饷以保残疆。奏称辽饷中断数月，明廷守兵已成溃散状态，后清兵乘机占领整个东北边疆。大约到熊廷弼抗清溃败前夕，傅氏辞

职逃归家乡。故府志说他“辽阳溃，削籍归，杜门绝迹城市，再荐不起，惟著述自娱”。从天启三年(1623)，到崇祯末年的二十多载中，傅氏一直避居家乡，再也未出官。“他卜居云黄山中，以石为门，望之如墟墓间物，自作传刻两石门上。中建一楼，聚书万卷，名曰‘凝远’。”在他晚年的二十多载中，除每年的春秋出游家乡的山水外，再也没远游他地。成为一个隐居家乡，不问世事，著书立说，写尽兴亡之感的“云黄南史氏”了！所留书目有《四书中注》、《五经中注》、《咸平(即通许)阳秋》、《咸平刑书》等。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云黄集》一百卷，其中诗三十二卷，文六十八卷，清初曾有刻本行世，现有残存本，还有待发现。

《昌国觚觚》(下简称“昌志”)一书，是他仿方志形式所写，后人说它是“记胸之书”，此书充满了作者对家国的热爱。也体现了私人撰志的一些特点。就临朐方志而言，最早的一部是嘉靖本《临朐县志》，(下简称《冯志》)是当时朐令王家上委托冯惟敏撰写的。其志分为“风土志”、“官政志”、“人物志”、“杂志”四大部分(惜未写完)，内容也较为简略，体现了初期方志的一些特点。而傅氏的《昌国觚觚》是在“冯志”之后百载所写，可以说志书的撰写又进了一步。就内容而言，较为完善；就体例而言，大体较可。但由于当时的方志体例还没最后定型，而傅氏的“昌志”尽管归类零散重复，前后罗列条目门类不够科学统一，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得体。因傅氏生于世代书史之家，学识植根深厚，又加其崇尚考据，其说皆有所依，“昌志”虽分为：地理沿革、风物山水、职官宦迹、人物古迹、艺文遗事儿大类，与“冯志”名目有异，其内容基本一致。早期方志纲目分类比较细碎，而在具体写法上，较“冯志”更为详细，内容更为丰富。又因私人撰志，自己有所突出，有意详略，又与“冯志”有着显著的不同特色。“昌志”一书，其突出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试作以下分述：

在建置沿革和风物山水的叙写上，突出了考证和描写，这是后来的方志一般所不重视的。关于“临朐”县名一语，作者从应劭曰

“临朐山”发端，考证了“累代沿革，兼称为郛、为骈邑、为朱虚、为郛、为臧马、为临原、为临众、为昌国、为西安、为陵武、为郛城、为逢山、为盘阳、为琅邪、为穆陵”诸说法。其中“朱虚”一名的考证甚为渊博而精当。他说：“《十三州志》：朱虚，第云丹朱游故虚，而未尝明言丹朱封邑。《皇王太纪》以为丹朱所封邑。今考丹朱封迹：《荆州记》以为在荆州丹水县；《地志》以为在邓州内乡县，其地亦有丹水；《寰宇记》以为平阳翼城；《三齐略》、《齐地记》皆以为广固南有尧山，乃尧巡狩所登，即今朱虚地，在丹山北十里。《汉志》所谓：尧作游城阳者，云游都也。游都之义，犹后世所云行省也。今丹水、尧水、尧山、尧沟皆在朱虚城数十里内，而尧庙在广固者，自见于《水经》，到今二千余年，尚冕旒俨然。则朐之朱虚，为尧与丹朱故迹，而丹山与丹水所由名，甚明也。”再如，对临朐古名有“昌国”一称之考。引《晋书》：“晋安帝义熙六年平广固，始置北青州，治东阳；而南青州侨立如故。其北青州之齐郡，故领西安、盘阳、昌国，皆今临朐。”引经据典，无不严密而恰当。“昌志”在山水志的写法上，虽无后来志书那样简略，但却写出了朐山朐水的特点。傅氏在写山水志时，有一种珍爱家乡山水的深切感情，饱含于笔端，每写一山一水，其形象，其声色，其走向，其外貌，都能逼真微妙地显现在读者面前。这与“冯志”有明显的不同，试举“冯志”与“昌志”同写“百丈山”作比较：

“冯志”：百丈山，沂山之脊东，极于北，从外至其下。缘山之侧，径而行，可二三里许，颇艰于陟降。崖实不足百丈，石壁峻立，如斧劈，然罅侧出松桧，不知其何自生植也。崖下冬有积雪，须四五月乃消。

“昌志”：沂山。龙门崮稍东南五十里为沂山，是为东泰山。《周礼·职方氏》：五镇之一也。山之东谷中为东镇庙……庙之西南五六里为百丈崖，崿绝云表。其上复十五里有法云寺，汶水之源穷焉。曲折流石上，至此崖则雷奔电激而下，巨者如游